



蜀山剑侠传

第九部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全集第9卷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传

第九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目 录

第二五六回	佛火灭余氛 丹砂消累劫	咫尺违颜空孺慕 宫墙在望感师恩	 4201
第二五七回	古洞盗禅经 深宵飞鬼影	一簣亏功来老魅 连云如画亘长空	 4238
第二五八回	贝叶焕祥辉 魔宫烧毒手	地缺天残参佛相 神童仙女盗心灯	 4263
第二五九回	蓦地起惊霆 凌空呈宝相	电漩星砂诛老魅 缤纷花雨警真灵	 4282
第二六〇回	孽重忧危 心灵福至	离魂怜倩女 隐迹护仙童	 4299
第二六一回	怨毒种灵禽 缠绵悲死劫	白骨穿心腾魅影 金莲度厄走仙童	 4322
第二六二回	缟袂可胜寒 璇沙能御敌	万树梅花 佳人独立 弥天灵雨 妙女双飞	 4350
第二六三回	惊丽质 忿轻狂	蓦地起微波 凌空飞巨掌	 4365
第二六四回	绝海渡鲸波 求丹行铁雨	喜得冰纨传秘奥 巧穿石壁赴璇宫	 4380

第二六五回	冰魄吐寒辉 霞影千重光似焰 金庭森玉柱 花开十丈藕如船	4400
第二六六回	却敌环攻 玉殿晶宫伤老魅 传音告急 翠峰瑶岛困群仙	4426
第二六七回	玉虎吐灵音 警禅心 降魔凭定力 毒龙喷冷焰 伤恶怪 却敌运玄功	4443
第二六八回	火伏地中 妖光熔玉岭 人来天上 星雨泻银河	4465
第二六九回	赤手拯群仙 万丈罡风消毒雾 深宵腾魅影 千重雷火遁凶魂	4485
第二七〇回	御劫化元神 永宁仙宇虹光碧 降妖凭宝鼎 曼衍鱼龙海气腥	4501
第二七一回	灵境甫安澜 忽听传音急友难 离筵陈壮志 为观飞柬报师恩	4525
第二七二回	飞剑除凶鱼 黄水堤封消巨浸 登山逢怨女 白莲花送见仙童	4546
第二七三回	浩荡天风 万里长空飞侠士 迷离花影 一泓止水起情波	4565
第二七四回	惆怅古今情 魔火焚身惊鬼魅 缠绵生死孽 花光如海拜仙灵	4584
第二七五回	绣谷双飞 示灵机 喜得天孙锦 江皋独步 急友难 惊逢海峤仙	4608
第二七六回	瑶岛降琼仙 冉冉白云 人来天上 金樽倾玉液 茫茫碧水 船在镜中	4646
第二七七回	我必从君 相期再世 斜日荒山悲独活 卿须怜我 此中有人 他年辽海喜双清	4666
第二七八回	破壁纵神魔 一击功成千叶火 飞光笼大岳 半空高系五山图	4688
第二七九回	难越是情关 妙语翻莲矜雅谑 逃生惊鬼手 仙云如幄护瑶姬	4706

第二八〇回	霞彩拥灵旗 青莲消血影	万里泉声逃老魅 四山梵唱拜神僧	 4726
第二八一回	神斧劈凶妖 天环联异宝	灭火飞泉 功消浩劫 同心合璧 缘证三生	 4744

第二五六回

佛火灭余氛 咫尺违颜空孺慕
丹砂消累劫 宫墙在望感师恩

前文说到妖尸连施狡谋毒计，想由旃檀佛火神光之下遁走，均未如愿。末了，自知孽重数尽，万无生望，又改用软语乞怜，哀告不已。李宁知她仍在妄想运用阴谋，以图逃免，微笑说道：“我佛慈悲，回头是岸。你看旃檀佛火神光威力无上，如能自己解脱，一样可以逃生，照你此时心志，便我想放你，也办不到。能否保全残魂，在你自己，求我何益？”妖尸闻言，若有所悟，待不一会，重又嚣张起来。李宁也便入定，不再理会。暂且不提。

且说女神婴易静同了癡姑、周轻云、赵燕儿以及门下男女弟子上官红、袁星、米鼐、刘遇安等师徒八人，奉了李宁之命，巡行全洞，并传众人通行出入之法。易静、癡姑以为二妖孽伏诛在即，固不会再生事端。但是领头作对的卫仙客虽死，金鳧仙子辛凌霄尚在，二人自命神仙美眷，夫妻情深，虽然乃夫死在妖尸毒手之内，与峨眉不相干，无如此女劫数将临，日益倒行逆施，所约帮手又有不少伤亡，必定移恨峨眉，决不甘休。还有紫清玉女沙红燕，本来就视峨眉如同仇敌，加上英琼在北洞水室为救燕儿，一时情急，无意中杀了同来妖党，沙亮又为毒手所杀，凡此种种，均因想要强占幻波池，盗

取藏珍而起。不料费尽心力，连遭险难，白将乃兄和一些同党断送，更失却不少飞剑、法宝，结局仍被圣姑算定，由峨眉派独奏全功，仇恨愈深，而且人又阴毒。照李宁预示玄机，不特两家必定合谋，不久就要卷土重来，拼个死活；而且到时一个处置不善，沙红燕的今生师长、前世丈夫、方今异派中最厉害的人物万南公还要前来。师长闭关，全凭眼前几人应付，实非小可。癡姑更断定沙红燕性情乖僻，到时即不伤她，也是不能化解。否则李宁也不会提到万南公来时，如何抵御的话。反正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学道的人照例不免多灾多难，与其到时留这祸害，仇复不已，还显示弱，怕她师父凶威，转不如相机除此一害再说。互一商议，好在总图连正副册天书，已全得到，副册所缺乙木一章，早在上官红的手内，恰好配上，运用全部威力，比以前妖尸执掌更多妙用。又得了圣姑全部藏珍和助长五遁威力之宝，一经全数施为，便大罗神仙到此，也难脱身。欲就李宁佛火化炼妖尸，未走以前，可以讨教，便乘巡视并传示众弟子之便，沿路布置起来。

不过圣姑仙法兼有佛道正邪诸家之长，取精用宏，备极神奇。癡姑夙根功力，两俱深厚，事前已得师长仙示和所赐道书，已有根基，一点就透，当时便可和易静一样运用。上官红入门虽浅，一则生具仙骨慧心，敏悟异常，用功又极勤奋，先学乙木遁法已尽其妙，虽然胆小矜持，也能触类旁通，不问自明。余人自赵燕儿以下，俱以为日尚浅，只能略知通行之法，遇到极精微处，便周轻云也只和上官红伯仲之间，尽管易静尽心传授，照样不能当时学全，随心运用。因此沿途解说施为，经了好些时，才将中洞走完。轻云笑道：“五洞地域广大，照此巡行，得耗多少时刻？李伯父炼完妖尸便走，妹子也就要告辞，不能再效微劳。承二位师姊厚爱，学成再走，自有大益。但妹子此时尚无用处，将来再传妹子，也是一样。我看连众弟子也由他们循序渐进，无须亟于传授，以免李伯父先行，无从请益。二位师

姊以为如何？”

易静因轻云娴雅温厚，此番又出了大力，事成却不能同居仙府，固然紫云宫瑶宫贝阙，只有更好，总觉无以为报。这等不厌求详，原是为她一人，闻言觉着有理。再听到末两句，忽然想起米、刘二人出身旁门，虽然平日用功甚勤，向无过失，但细察根骨，俱都不够。以前曾听轻云暗嘱英琼“对于门人最要留意，入居仙府以后，更应谨慎”等语。还有一日，见她和刘遇安背人谈话，双方神情甚是庄肃，轻云好似有所告诫，见自己无心中走过，便借闲言岔开。暗察神色，又不似有甚过失。几次想问，俱因那些日红儿用功精进，众人夸赞，不肯扬此抑彼。又想起英琼收米、刘二人时，因一干先进同门均未收徒，所收又是旁门中人，执意不肯。轻云与她世交至好，看出二人心诚，再四说情，方始强允。又因二人入门由她力说而成，知道不久便要移居仙府，本门法严，英琼稚气天真，二人终是旁门出身，根骨功行全差。人心难测，以圣姑之明尚有妖尸之累，故对师徒双方别前加以告诫，并无他意。虽然洞中仙法，自身功力不济，决学不会，便会也不能运用，但身为众人之长，总以谨慎为是。心念一动，立即点头称善。好在天书、总图，癡姑、英琼均可随意勤习，癡姑更是走完中洞，骊珠已得，沿途遇有不晓之处，稍为指点，即可应用。日内还要三人勤习，只要不传授轻云，便不忙此一时，这一来，自快得多。

癡姑见易静运用施为无不由心，好似早已精熟，知是玉鼎陷身，静中参悟所致。笑道：“此次易师姊苦难最多，可是所得也最多。不特尽悉此中微妙，并还处处轻车熟路，了如指掌。照此法力，此时便放妖尸出来，任她久居此洞，长于玄功变化，也非敌手了。”易静笑道：“你休小看妖尸，她虽少了乙木全章，不能尽发五遁威力妙用，伎俩也实不小。尤其是心思细密，多疑善诈，连对她那最亲密的妖党，也无一不加防范。别的不说，她为想破青玉鼎，炼一代形禁制

的假鼎已足，她竟炼了两个。不论何事，进退全有两条道路。如非圣姑道妙通玄，事无巨细，早在百年以前算就，并且还留下预防之法，占了先机，妖尸所行所为，全部落她算中，现今回忆前情和细阅总图微妙，休说我们，再多几个能手，也除她不了。再要被她寻到总图和宝鼎莲花玉钥，更休想占她丝毫上风。其实，妖尸资质真好，只是夙孽太重，一入邪道，便自陷溺日深，不可救药了。圣姑和她也是夙孽，不然怎会留她至于今日？明明断定不能回头，仍还给她留出几条生机呢？”

癩姑笑道：“你知道么？我们便有一位同门，夙孽之重并不亚于妖尸，以前累生苦修，均未解脱。到了今生，更多种出一层孽因，险阻艰危更甚妖尸。不过他是男子，从未开过色戒，就仗着九世童真，元灵未昧；又得师长格外恩怜，借着玄法为他减孽，和小师弟李洪几次金刚佛法暗助，终于被他历尽凶危灾害，排除万难，功行完满，天仙可期，为本门男弟子中数一数二人物。别的不说，单他那两件法宝，就无人能敌。可见淫过万犯不得。他曾受邪魔环伺，在美艳如花的脂粉阵中困处两年，受尽邪媚引诱，每日求死都难，终能守身如玉，心同止水，并将夙世情孽感化，渡过一大难关。否则，这一关是他最紧要的关头。对方虽是淫邪女子，不但枉有法力，不能伤她分毫，还须加以爱护，不能就此舍之而去。你们说是多难？要和妖尸一样，稍为失足，不必今生，前几生时已早完了。”易静边听，边在行法布置。听完，笑问道：“你真是个百事通，见多识广。你入门还在我以后，平日又常在一起。我入门虽比你早不多少，以前师父与本门均有渊源，怎此奇事便一点也未听说？这是何人，有此本领？”

癩姑笑道：“我比师姊年轻，有什么的见闻？前事还不是听屠龙恩师说的。至于超劫成道一节，那我是据情理推测。这人，你和周师妹全知道。你没听李伯父说，几个小淘气，就这经年不见，已在从

古仙凡未到过的天外神山开府了么？那地方，又名光明境，在小南极磁光圈外，自来便为宇宙之谜。最奇的是一个极南之区，偏与极北的北极陷空岛地底相通。当地有一妖物，名为寒蜥，已有万年以上功力。磁火极光，何等厉害。他们身带十九俱是庚金之质的法宝、飞剑，就有小和尚一路，佛光只能护身无害，没有天河星砂这类前古仙人祭炼千年的异宝，以毒攻毒，互相抵消，如何能入居当地？休看金、石、甄、易诸人人小身轻，个个根骨深厚，遇合又巧又多，再加上小和尚和阮师兄法力更高。到的是那等奇怪地方，此行经历定比我们还热闹呢。”易、周二人才知那是转劫归来的阮征和大师兄申屠宏，还有苦行头陀高弟、现在东海面壁九年尚未满期的笑和尚，均成名已久，尚未见过。于是互相谈说小南极光明境天外神山，定比紫云宫中景物还要奇特。休说常人，便海内外许多有名散仙，连那极光元磁真气的屏障，也冲不过去。都想将来事完往游，一开眼界。不提。

因为洞府既大，门径又多，为防万一，格外细心，虽比先前快出好些，仍费了不少时光，才得布置完竣。恐李宁要走，虽然无甚疑难请益，终想再讨点教，决计人去以后，再行分人触犯禁制，以资演习，便同往寝宫赶去。

到后一看，李宁端坐蒲团之上。英琼仍侍于侧。佛火中的妖尸仍是原样，神态反更凶恶狰狞。已然连经紫青双剑、散光丸、弹月弩、定珠和七宝金幢等仙佛两门内最具威力的至宝重创之余，又经佛火神光连炼了数日，元神居然还未耗散，这是何等神通。正在惊奇，英琼见易静等回来，笑道：“你们怎去这么久？爹爹都快走了。”癞姑笑答：“妖尸还是好好的，伯父怎就要走？”英琼道：“妖尸自为佛火神光所困，几次行诈暗算，未得如愿。后被佛火神光束紧，不动还稍好些，微一挣扎，苦孽更甚。她又偏不安分，结局便成了这个样子，连眉眼都不能闪动一下。固然她就放老实些，也是一样形神俱

灭，到时佛火神光往上一合，形神齐化乌有，但痛苦终要减去好些，还可多延半日。她这一妄想冲逃，不久便受降魔真火反应，侵入体内，与她元神相合，内火外火，里煎外燃。她本是妖魂炼成形体，已和生人无异，因是邪法高强，神气坚凝，所受罪孽也是最烈。常人还可求死，她连求死都所不能。此时休说她自己，连行法的人看她可怜，或是放她，或想早点弄死，免其多受苦孽，皆办不到。这也是她造孽太多，平日专一炼人生魂作恶，应得的报应。闹得最恨她的人，都不忍见此惨状，几次求爹爹早点发动神光将她化去，以免看了心恻。适才爹爹传音相示，说是多费不少心力，才得勉允所求，提前了半日。你看妖尸对敌时，施展玄功变化，形体分合隐现，无不由心。一为伏魔神光所制，通体便似实质。此时元神真气已被旃檀佛火熔化将尽，以她多年苦功所炼，无异生人的形体，不特知觉俱在，且较常人受苦，感觉更敏，其苦甚于百死。乍看不觉得，还以为她凶呢，试再仔细一看，就知道了。”

众人听英琼一说，早看出妖尸虽然相貌惨厉，凶睛怒突，手舞足蹈，似要扑人之状，但和泥人一样，就这么一个姿态，休说手足，果连眉眼都未见分毫动转。身外薄薄笼着一层祥辉，也分辨不出那是伏魔神光，还是旃檀佛火。易静、癩姑俱都内行，知道妖尸好似一具薄纸胎壳，包着满满的沸油，内里已完全熔化，只要点燃，立时爆发消灭。再一计算时日，果是第七天上。因为一路说笑巡行，无人会在意，知众弟子功力精进，不久便可长年辟谷，故也不觉饥渴。方在欣慰，忽听一声佛号，李宁睁开双目，手掐诀印，往外一弹，只见指甲上似有一丝极细微的火星弹出。妖尸身上忽有一片青霞，自内透映，身外祥辉立往上合，其疾如电，只闪得一闪，众人倒有一半不曾看清，便即隐去。再看妖尸，已无踪影。先前连李宁带妖尸笼在一起的光霞，也全不见。众人齐向李宁参拜，敬赞佛法神妙，不可思议。

李宁道：“依我本心，并不愿使其受如此残酷之刑。无如妖尸淫凶太甚，恶孽如山，偏要多那苦吃，我实无力为其减免。今日琼儿见她受苦不过，又贪图与我聚这半日，屡次苦求。那降魔神光、旃檀佛火威力之大，真个不可思议。为徇琼儿之求，再三谨慎，仍几乎引起反克。虽然近年功力稍为长进，不致有什闪失，到底不可大意呢。且喜你们得此仙府，更有主人遗赐的天书、奇珍，福缘不小，望你们好自修为，同证仙业。所应留意的事，前已说过，我也就要走了。”英琼把小嘴一努道：“爹爹就是这样，女儿为想和爹爹聚谈这半日，说了许多好话，才把妖尸提前消灭，哪知走得更快。早知如此不上算，谁耐烦代妖尸求情呢？”李宁笑道：“痴儿，怎的还是当年稚气？你平日疾恶太甚，与易贤侄女均为峨眉女弟子中煞气最重之人，平日又最痛恨妖尸，居然肯代求情，固然一半由于孺慕，起因终由于此。即此一念恻隐，你已阴受其福，我也少却好些顾虑。此必是你近来道基日固，加以至性感格。你我父女，均是世外之人，虽然别久会稀，将来均可望成就，何必在此半日依恋？在先我也未尝不愿为你稍留。但我想，恩师限我第八日辰初回山，而大旃檀佛火化炼妖尸，决用不着七个昼夜，便你不求，再有两个时辰也至终局。也许恩师别有差遣，或有甚事，尚须在外多耽延半日。事完之后，我一按神光，默运心灵，果然有人在途中，并还是奉了你朱伯父与乙师伯之命而来。此事灵云、紫玲二贤侄女也在其内，事情由天残、地缺与双凤山两小引起，头绪甚多，内有两部伏魔禅经，关系紧要，必已早在恩师算中，我便想留此，也办不到。”

众人方想请问来者何人，是否还要进洞相见？忽见中宫戊土起了警兆，继听神雕鸣声遥传。英琼本因神雕未随众人一路，五洞皆闭，又经易静照圣姑总图分别施为，恐被隔禁前洞，正想询问，忽听连声鸣啸，未作人言，必有急事。先疑易静来时，传授通行之法，神雕不能领会，误犯禁制，细听又觉不像。方欲出视，袁星已跪禀道：

“禀告师祖，洞外有客求见呢。”言还未了，易静突然失惊道：“此是何人，竟能直入中洞？怎又将门闭上，不再深入？待我去看。”

李宁笑道：“无须，此是寻我的人。他因身有异宝，法力也高，五遁禁制虽不如易贤侄女新得仙传，但也不弱。此人行事最是缜密，虽然飞行极快，为防妖邪跟踪，又须走过大咎山妖巢附近，仗着是自己人，不待通款，便仗法宝防身，启门而入。为防你们多心，怪他卖弄，好在入门即可无妨，所以不再前进。钢羽虽是异类，自经洗髓伐毛之后，功力大进，灵慧非常。适才在静琼谷，因杨道友坐下古神鸪路过，此鸪得道数千年，威力灵异，只太猛烈，专寻妖邪晦气，二鸟和你们人一样，原极交好，相约远出淘气，便乘琼儿在此侍立，你们巡行各洞之便，私出赴约。归途不料易贤侄女事完，把五遁一齐发动，它如在内，当可通过，有此一门之隔，如何得进？恰巧来人赶到，仓猝之间，也找不到门户。双方本来见过，各知来历，人鸟相商，一个是熟地方，指明门户所在，一个便行法，连它一齐带进。此事起自古神鸪，你们乐得不加闻问。并非取巧推诿，实在是你们前路方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杨道友不是外人，又是两生师执，法力也高，足能胜任，索性由他独任其难也好。神鸪由于为主忠心，你们三人无须怪它，也不可加奖语，以免他人效尤。我也该走了，无须延客入内。此人也不可不见，都随我往前洞去吧。”说完，收了圣姑所赠蒲团法宝，便自起身。

众人不顾问话，以为来人必是师执尊长中有名人物。及至到前洞一看，神鸪早已停嘶相待。来人是个身穿黄葛衫，身材粗矮，看去并不甚起眼的大头少年，恭恭敬敬立在中洞门内。因禁法已被易静止住，看不出有何法力，也无一人相识。少年一见李宁，先自上前礼拜起立，又朝易静等举手为礼，口称师妹。正在礼叙，癞姑忽然想起此人相貌，正是昔年眇姑所说的本门先进，不等招呼，便先笑道：“这位大概是申屠师兄吧？我们都未见过，钢羽有好眼力，还能认

得。伯父说事在紧急，命我们不必延客。我想游览荒居，不妨俟诸异日，就在隔室少坐，就便领教，总可以吧？”众人一听是本门大师兄申屠宏，好生高兴。英琼也拉着李宁的手，直说：“爹爹，女儿和师姊们都想听申屠师兄详说此来经过，爹爹只留个把时辰，容我们听完，再走如何？”李宁微一沉默，笑道：“你真是我魔障。好在此女该有这些年灾劫，结局又是于她有益的事，早去也救不了。禅经虽然稍为可虑，但血神子早已伏诛，蚩尤墓中三怪又为古神鸠所伤，上部被此女得去，到手便有佛法封固。另外副册即便暂时被人窃窥，也无一能解，非用多日邪法，不能取走。依你便了。”

申屠宏已和众人分别礼见，闻言，躬身说道：“师叔见得极是，朱、乙二位师伯也如此说过。弟子不过想早完师命，并早得那龙珠罢了。李师妹至性孝思，师叔似可稍留。便弟子也久闻此间诸位师妹全都仙福至厚，虽是初见，已测一斑。极愿借此领教，并谢不告而进之愆呢。”李宁含笑点头。随由易静陪往别室之中落座，问知来意经过。

原来申屠宏、阮征前几生已在妙一真人门下，后因误杀了两位男女散仙，犯了本门妄杀重条，逐出师门八十一年。二人连经两世离开师门，受尽辛苦凶危。仗着平日为人好，有力同道又多，被逐出时，诸葛警我同门义重，代他二人跪求了两日夜，未将法宝、飞剑全数追去。齐灵云姊妹感他们几生至谊与救命之恩，一个背了父母，把自己仅有的三粒灵丹，分了两粒，假传师命相赠；一个又去苦求神尼优昙，以佛法护二人两次转劫。前生法力俱在，加以始终心念师门，向道坚诚，誓在三生八十一年内减孽赎罪，以期重返师门，仍归正果。终为二人诚心毅力，排除万难。内中阮征处境尤极艰危，生具特性，又爱前生相貌，屡劫不肯变易，不到师父所说期限，知道求也无用，一味潜居苦修，也不转求别位师执求情。申屠宏和笑和尚前生的贺萍子性情相同，最是滑稽和易，又最机智。平日苦忆师

门，到了峨眉开府，益发向往。一算时限还有两年，心想冤孽已消，或能容恕，提前重返师门，便乘乙休、韩仙子与天痴上人白犀潭斗法之便，苦求乙休说情。神驼乙休本喜扶持后进，便为他写了一信。申屠宏持信赶到峨眉仙府上面，正和阿童述说，托其代向师长求情。忽见本门师叔醉道人飞上，交与一封妙一真人所赐柬帖，命其于两年内觅地将法炼成，再照此行事，又嘱咐了一番话，才行走去。申屠宏必须将事办完，始能重返师门。申屠宏原以师父言出法随，决无更改，期限未滿，求也无用。一则向往师门太切，又当开府之盛，借着求恩，试探师父心意。知道恩师命办的事情关系自己与同门至交阮征的成败，偏生又不令阮征同办此事，仅许先行通知，仍由自己一人去办。事情那么艰险，少了一个最有力的助手，岂更难？当时惊喜交集。

送走醉道人后，仔细再一想：“自己两生苦孽，修为何等艰苦，恩师全都知道，决不会再以难题相试。现在柬帖未到开视日期，醉师叔只传师命：令我两年内往甘肃平凉西崆峒附近，装着寻常读书人，借一民家居住，等一姓花的女子到来。那是海外一个散仙，昔年芬陀大师逐出门墙的记名弟子。由见面即日起，便须随时暗中相助。如被看破，便与明言，说自己是峨眉门下的弃徒，现正带罪立功，与她同样是在西崆峒寻求藏珍，寻到之后，便可重返师门。不过所寻之物与她不同，彼此无关，合则两利。如蒙见谅，合在一起，成功之后，对她所寻之物不但不要，并还可以助她一臂，任何难事，皆能办到。花女因西崆峒天残、地缺两老怪物已是万分难惹，门下徒弟也是个古怪，专以捉弄修道人为乐，虽是旁门，并非寻常妖邪一流，法力甚强。老怪均护徒弟，除他相识有限两人外，无论正邪各派中人到此，在他所居乌牙洞十里以内，遇上决不轻放。哪怕无心路过，误入禁地，除了向他徒弟认罪服输，非欺侮个够不完。有那火气大，或是不服气想要报复的，三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葬送在他

师徒手内。误入禁地尚且为敌，如何容人在他肘腋之下，将亘古难逢、珍贵无比的至宝取走？双方所去之处，地名珠灵峡，虽不在所限十里之内，但他师徒隐居此山已数百年，平日何等自负，附近藏有这等至宝奇珍，竟会毫无所知，等人来取，方始警觉，已是难堪；再要被人取走，岂不大大丢人？还有崆峒派，近数十年虽然衰落，一些余孽均在山的东面五龙崖下潜修苦练，准备不久召集散处在外的残余徒党，重整旗鼓，以图大举。老怪虽看他们不起，与老怪的门人却有勾结，常用他本门中的妖妇勾引怪徒，在他洞中淫乐，处得交情甚深，遇有甚事，必不坐视。珠灵峡恰在这两起对头的当中，左右皆敌，个个厉害。老怪物性情古怪，刚愎倨傲，近年更甚。如被发觉，还可利用他的古怪脾气，设法激将，使他不好意思出手。而崆峒派妖人和老怪物的那些怪徒，却是难缠，事非万分缜密，而又下手神速不可。花女本有一得力同伴，姓吕，也是海外散仙。两人乃至好忘形之交，本可同来相助，偏生日前乃师去往休宁岛赴群仙盛会，飞书召回，令其防守洞府，兼带看守丹炉，急切间不能离开。而西崆峒藏珍之事隐秘已逾十年，素无人知。近日忽被人发现，虽未四处传扬，生心覬觐的也有好几起。内有两个青海番僧最为厉害，苦于邪法虽高，不是佛门正宗，急切间无力开那深藏绝涧中的灵石神洞。现在回去赶炼一种大力金刚有相神魔，准备炼成赶来，将那山涧上面大片石地整个揭去，由上而下，不经洞门入内。下余妖人，也正准备攻洞取宝。事在紧急，为防捷足先登，花女仗着曾在神尼芬陀门下多年，自信能开洞入内，只得犯险赶来。途中本还与两个同门师妹相识，双方一见如故，甚是投契。只为花女性傲，因觉初见不便启齿，又稍自私，当时略为迟疑，就此错过。分手后，想起后悔，已无法寻人。正觉独立难成，正在愁虑，一听自己是峨眉门下，又不要她所取之物，定必心喜，由此两下联合。到时柬帖已可开视，但当后半空白尚未现字以前，花女不耐久候，定要前往一试，如劝阻不从，